

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爱的读物

# 炎黄世界

## 迟浩田接管 人民日报社纪事

对中国发展大局的几点思考

张璐：我给温总理当翻译

特别策划：  
我的父亲母亲



封面人物：张亚勤博士

售价：6.5 元



2010年5-6月第3期总第107期

获准赠书给省人大常委、市人大、政协常委委员；已纳入“朝阳读书”活动，向全省163间中学寄送杂志

# 张大力和他的“第二历史”

## ——专访艺术家张大力

◆ 文 翁小筑

**编者按：**几年前，艺术家张大力发现一些重要的历史照片，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为地修改过了。原来照片上有的人，突然会变成没有了。他这几年来埋首搜集这些照片，现一共130多组历史照片正在广东美术馆展出，为人们提供了一次窥见部分历史原形的机会。本刊特约记者翁小筑采访了张大力先生。承他谈到有关的各种问题。



修改后的照片



原照片

我们看到的历史照片是真实的吗？照片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近期，正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张大力作品展“第二历史”，为人们提供了一次窥见部分历史原形的机会。

几年前，艺术家张大力就开始关注公开出版物上对图片修改的现象。比如，有张很著名的历史照片，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单独并肩坐在一起，气氛庄重；但更原真的照片，却是两位领袖的周围都站着人，个个表情愤怒，气氛严肃，毛泽东的身后，还有苏联元帅朱可夫。而另一张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中，董必武在正在发言的毛泽东左侧；而另外一张，董必武却“消失”了。

“这些照片明显是给修改过了。而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由于这些有趣的发现，从2003年开始，张大力开始利用特殊的人脉，埋首于档案馆和各大国家媒体机构的旧照片和相关资料，搜集整理出来130多组历史照片。其中，有毛泽东的大量重要照片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若干重要人物的新闻照片，也包括了一些普通群众被修改的场面。而对于照片修改的原因，张大力总结了三点：一是政治需要，把某些人去掉或加上，而是为了突出重要人物；二是可能是文化政策的需要；三是生活习惯，如穿得太破了，小孩子光屁股了，就必须修整。

在广东美术馆，每天前来观看展

览的人络绎不绝。在展览区的前面，是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拍摄的中年毛泽东肖像，毛主席脸上是有皱纹的；但在后来的出版物照片中，毛主席的图像脸上是没有皱纹，红光满面。照片前后的变化，就归结于照片的修整。“我以为新闻图片全都是最真实的，没想到原来无中是可以生有的，黑白也是可以颠倒的，而现在能看到这些真实的照片，也算是社会的进步。”一位年轻人在看完展览之后，不禁发出了感叹。

也许，呈现这些重要历史照片，让远离历史现场的人们，有机会走近更真实的历史，看到一个时代留下的痕迹。

翁小筑：近期在美术馆举办的这个名为“张大力：第二历史”的展览，可以说为人们提供了一次窥见部分历史原形的机会。您当初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问题，想到搜寻这些资料的？

张大力：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做一件反映这个国家精神变迁的艺术作品，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入手。我也知道有些图片被修改的事，但没有认真把它放在心上，一是觉得不一定好调查，二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普遍地存在。直到2003年，我在研究了各种

可能性的情况下，决定从历史图片作为切入点。我们知道，自从照相术发明以来，除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外，与之相补充的就是图片的记录了。可以说，图片是比文字更直接也更真实的一种物理现实下的记录，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有任何改变，所以图片比文字更可靠也更直观。图片的这种特点就像存放在国家档案馆里的法律文书一样，它离史实更近也更有实证主义的精神，这比个人回忆录更靠谱，是板上钉钉的历史。

翁小筑：这个展览与您之前创作的涂鸦作品、雕塑装置不同，它完全是一种纯档案形式的作品，那您做这个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张大力：其实这件作品这几年在很多国家展览过，但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众很难有更深的感触和共鸣。而它和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存在都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是从那个历史中走来的，带有这个历史强加于我们的习气和思维惯性。如果能打破头脑中被固定了的惯性框架，用新的模式来思考和回看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件好事情。另一方面，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的工作就是将在视觉上被剔除了的人物重新回到他们应该在的位置，他们是无辜的，是历史的真实存在，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想想，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正视他们，将来别人也不会正视我们的存在，那是一个可怕的结果。所以，这次能在中国展览，而且能在一个公共的地方被大多数人欣赏，是我盼望已久的，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

翁小筑：在资料的收集或是策展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而经历一些困难呢？

张大力：嗯，确实是很难。很多年我都奔波在好几个档案馆、杂志社，我学校的同学帮了很多忙，因为我是学习书籍装帧的，通过他们进入各种档



上图与左下图是原来照片



右下图是修改后照片

案馆。虽然有些图片我无法看到原件，只能通过不同时代的印刷品来比较。而更多的障碍还是如何为了进入这些档案馆资料室而打通关节，我相信这是许多艺术家不愿做的工作，这个过程不需要艺术家的灵感和桀骜不羁，而是细心和耐心的磨练。其实看看这件作品创作的时间长度，就能知道它不是轻而易举能做成的。但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和障碍才使得这件作品更有力量，你的得到和你的付出成正比，之前的艰辛都被后来的赞赏所抵消，太轻松就不会有巨大的喜悦和愤怒。

翁小筑：这次能够在公开的场合

做这样一次展览，是不是也表明中国的民主和开放有了进步？

张大力：嗯，在中国，许多资料馆和档案馆是不向外部大众公开的，没有社会公共性。原因是我们过去的思维惯性，往往认为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有些人的大脑比这个体制更坚硬和僵化，一提公开、自由、民主这些词就吓得脸色大变，把这些美好的词汇被当成恶毒的咒语。虽然说今天许多历史上的真实数据依然讳莫如深，但还是随着民主进程步伐的加快，渐渐地放开了，这是好事。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条在巨浪中艰难航行的大船，那我们这些船上



修改后的照片



原照片



上图是修改后的照片，下图是原照片

的人是否应该知道船的航向、航速、船体的承受力、船上的结构数据、水手们是否敬业地在工作？我们肯定有这个权利知道，只是在保密的情况下给剥夺了。而这一次展览，从一定程度说，就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翁小筑：这次来美术馆观看的人不少，但有学者也指出，其实中国的艺术离大众还是很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张大力：今天中国的艺术离大众如此之远，完全是教育和艺术普及的过错。在小学里，美术课已经是可有可无的课程了。你随便上街上去问问，有几个人一生进过一次美术馆，中国各地的美术馆和权力机关一样，如同衙门和殿堂板着脸，它们都是宣传的工具。我在罗浮宫前看见来自全世界的人们排成长队，艺术是他们生活里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是必需品，是精神上的追求和慰藉。人没有精神能活吗？对于一部分中国人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早已被抽空了，我们不知道活着另有目的，都是孔方兄。如果艺术都以追求金钱为目的，那艺术无望，也不会感人。说实话，现在云山雾罩装神弄鬼的艺术家太多了，为什么要让人故意看不懂呢？

翁小筑：那您的作品中，为什么里面只是给了照片的出处，却没有更详尽

的说明或者注解呢？

张大力：对，我没作任何解释，只给出照片的出处，因为照片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不想强加我自己的主观想法，只想保持它的原始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资料不属于我个人，我只不过为别人提供了一种进行研究的方便。它属于一个时代，属于和我有共同价值判断及对我们文明负责的人们的集体创作。从艺术创作上来讲，我也一直保持了一种标准：就是让作品自己直接说话。我认为好的艺术也是最简单的、最有力量的，它不欺人，不在玄学上兜圈子。

翁小筑：您还会继续做这方面的收集和 research 吗？

张大力：我还会补充一些重要的图片，这是个漫长劳烦的工作。但我不会一直做下去，因为你即使皓首穷经也做不完，可什么时候结束我也不知道。希望有别的专家继续在这个领域发现并整理，最终会有一部中国的视觉史出现。

翁小筑：有人说：“被篡改的历史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甚至是一种更深的历史。因为被篡改的历史更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和认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张大力：首先我们必须得分清历

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人类发生和经历过的事件，它不以后世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是一种存在，甚至它会让你刻骨铭心地痛或喜悦。历史作为思想的宝贵来源，是证明一个文明和民族对自身困境及如何前行的思考。没有这些思考，文明就不会存在，民族就会自生自灭。我们不可能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仓颉无错，文字可以作为统治者强化其地位的工具，也可以虚构出一套历史谎言，但它也是保留我们私人世界观和表达我们思想的武器，除非你把文字毁掉。照相机给了我们留下历史的机会，也同样会给造假者以机会造假，但当我们每人都有一个数码相机，每人都有手机和电脑，那样的力量是谁都无法撼动的。

翁小筑：您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应该更多思考的是什么？在当前的社会，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是什么？

张大力：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得是一个知识分子，仅仅会掌握这门技术并不能被称为艺术家，匠人是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品的，那只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工具。使用这门技术为独立思考而服务，去揭示我们生存的意义，这才是艺术家应有的责任。